

# 鮑思高神父

## 教育者與精神導師

亞瑟·林迪神父 著

張冠榮修士 譯



## 譯者序

為慶祝鮑思高神父誕生 200 週年紀念，慈幼會總會長查偉思神父設定了三年預備期的主題——鮑思高神父的生平，他的教育法和他的神修。慈幼會中華會省亦指示了我們在 2013 至 2014 年期間，以「效法鮑聖，教育青年」為主題，去發掘鮑思高神父留給我們的寶藏，實際上，這個主題就是研究他的教育法。本人以為在這個時候推出鮑思高神父教育法的資料，提供一些素材給我們的會士、學校和慈幼大家庭閱讀及思考，是一件合時及有意義的事。

亞瑟·林迪神父（Fr. Arthur Lenti）是我的老師。我在 1986 年到美國加州柏克萊的鮑思高學院讀慈幼學，林迪神父是我的主要導師。他的專長是研究鮑思高神父。他年輕時是一位聖經學者，後來他以自己的專長轉過來研究鮑思高神父，成為當代研究鮑聖的專家及著名學者。他的近作《鮑思高神父：歷史與精神》就是他蜚聲國際的著作。在加州柏克萊鮑思高學院裡，收藏著一套有關鮑思高神父原著資料的微型膠卷（Microfiche），它成為林迪神父研究工作的寶庫。林迪神父學識淵博，友善溫良。他是一位令我至深感佩的長者。

今次能夠把他的巨著《鮑思高神父：歷史與精神》卷三第四章鮑思高神父：教育者與精神導師一文譯成中文，是我的榮幸。希望大家在閱讀此書時，可以從中窺見鮑思高神父教育法的要旨——他對青年的選擇、對青年的愛、他的教育哲學、他



教育方法裡的策略和他的教育工具。這一章的文字深中肯綮，歷史與精神並重，並且非常生動地描述出鮑思高神父的教育法，是一篇很有啟發性和令人欣喜的文字。

謹以這篇譯文呈獻給慈幼中華會省的大家庭。願鮑思高神父的榜樣和智慧鼓勵我們；願我們的老師能掌握鮑思高神父教育法的神髓，因而提高自己的教育質素；願這本小冊子能讓我們青年學子得享鮑思高神父愛的教育；願鮑思高神父在天上福佑我們；願他的宗徒計劃在我們身上實現，並在我們的中華大地延續下去；願他的教育法能發揚光大，造福無數青少年。

**張冠榮修士**

寫於香港薄扶林

2012 年聖母無原罪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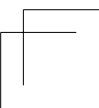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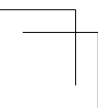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 目錄

譯者序 .....	4
<b>第一節 鮑思高神父選擇了青年和他對青年的愛 ——</b>	
<b>鮑思高神父個人聖召的獻身 .....</b>	<b>9</b>
(一) 鮑思高神父對青年的社會評價 .....	11
(二) 鮑思高神父對待青年之道 .....	12
<b>第二節 鮑思高神父的教育方法和風格 .....</b>	<b>13</b>
(一) 鮑思高神父是一個實際的教育者 .....	14
(二) 鮑思高神父的教育寫作 .....	14
早期的重要著作 .....	14
傳記和歷史 .....	15
規則 .....	15
反思性及系統性寫作 .....	16
(三) 鮑思高神父教育方法和風格的描寫 .....	18
<b>第三節 鮑思高神父的「教育哲學」 .....</b>	<b>21</b>
(一) 家庭模型和家庭精神 .....	22
(二) 鮑思高神父的說話和榜樣 .....	25
(三) 在行動中的「熟悉」和「家庭精神」 .....	28
理智在教育裡的意義和角色 .....	29
宗教 .....	29
親切的愛、溫柔的關愛、感情 .....	30
信任 .....	31



（四）早期祈禱院之家的生活點滴 .....	34
嚴厲刻苦的生活方式 .....	34
鮑思高神父自我犧牲的精神 .....	34
鮑思高神父對將來的預告 .....	35
<b>第四節 鮑思高神父教育方法裡的策略 .....</b>	<b>37</b>
（一）以宗教為策略 .....	38
（二）預防 .....	38
（三）扶助 .....	39
扶助：教育中的一個優先 .....	40
扶助作為教育策略 .....	41
<b>第五節 鮑思高神父的一些教育工具 .....</b>	<b>45</b>
（一）工作、讀書和「虔誠」 .....	46
（二）青年會 .....	46
（三）玩耍及操場：一個創新的教育工具 .....	47
（四）其他教育工具 .....	49
秋季旅行 .....	49
音樂 .....	49
戲劇表演（「小劇場」） .....	51
<b>結論 .....</b>	<b>53</b>





## 第一節

# 鮑思高神父選擇了青年 和他對青年的愛 —— 鮑思高神父 個人聖召的獻身



鮑思高神父年青時及在都靈市作年輕司鐸時的經歷，提供了他很好的基礎，使他漸漸認出自己獻身於服務不幸青年的神聖呼召。鮑思高神父常常提及他的這個「傾向」，那是一種內在的催促。他告訴加發束神父（1844 年）：「我傾向為男孩子工作。〔……〕在這時刻，我似乎置身於他們中間，他們請我去幫助他們。」<sup>1</sup>

1846 年，他回答柏老祿侯爵夫人的最後通牒時這樣說：「我的生命是奉獻給青年的。我多謝你提供給我的優差，但我不能背棄上智給我的安排。」<sup>2</sup>。這個「傾向」凝聚成為一項抉擇，變成統攝他牧職的關注點，他所有宗徒工作的特別靈感，啟發他按他精神創始的各種機構，就是整個的慈幼大家庭。環境有時催使他接受不同的任務，例如調解教會與國家之間的紛爭。但就算在那個時候，他也不會忘記自己的孩子，寫信給他們，為他們作夢。

在《青年袖珍》的序言裡（1847 年），鮑思高神父提及他對青年的愛：

我的朋友們，我全心愛你們，只要你們是青年，就已是足夠的理由令我愛你們。你們一定可以找到一些書，它們的作者比我更有德行和學問；但我保證，你們很難找到在耶穌基督內更愛你們的人，或比我更關心你們真正幸福的人。<sup>3</sup>

---

1. EBM II, 177

2. MO-En, 251

3. English version of the *Giovane Provveduto: The Companion of Youth* by Saint John Bosco, edited by the Salesian Fathers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1938), 3. Cf. also EBM III, 8.



盧華神父這樣說：

鮑思高神父每進一步、發一言、辦一事，都是為拯救青少年。他讓其他人去賺錢、安享舒適和榮譽。至於他自己，關心的不外是拯救人靈。在言語上，甚至在行動上，他都只是照這口號來生活：「與我靈，取其餘。」<sup>4</sup>

我們可以在《鮑聖行傳》裡找到很多事例，講述鮑思高神父如何尋找青年和與他們談話。<sup>5</sup>

### （一）鮑思高神父對青年的社會評價

可以與鮑思高神父對青年的愛相提並論的，是他對他們的社會評價。我們可以說他完全獻身為他們不僅是出於預防對社會的危害，也不僅是出於感化（即在有需要時），而是為了教育他們。他說的教育，是幫助青少年發展和成長，成為一個人和一個基督徒，使他能立足於社會。事實上，在自由革命和社會俗化的背景下，他感覺到只有透過教育青年，才能恢復一個基督徒的社會。進一步來說，他認為受了教育的青年不僅是他那個時代更新社會的「建築材料」，也是全世界任何時代更新社會的乘載工具。因此，他事業的每一個發展，從根源的祈禱院到學校，到傳教事業，都是為了「教育」，然後在每一個階段，他用上適合發展的方法與風格，設立適合那階段的教育環境。

---

4. Letter of August 24, 1894, in *Lettere circolari di Don Michele Rua ai Salesiani (Torino:Tip S.A.I.D. "Buona Stampa," 1910)*, 109.

5. For examples, see *EBM III*, 29-44.



## （二）鮑思高神父對待青年之道

鮑思高神父對青年的愛不但表達於他想「教育」他們，也可以從他教育的風格和方法中看到。傳記作者雷蒙恩神父經常提及鮑思高神父對待青年之道。他曾引用各項證言這樣寫道：

「仁愛」對鮑思高神父來說是習以為常的。這是他教育法的基礎，因為他堅信要教育青年，必須找到進入他們內心的方法〔……〕鮑思高神父是慈愛的、說話時是溫和的，以及帶著父愛，努力地循循善誘青年修養德行〔……〕孩子們即時被他高貴、溫和的態度，喜樂的神情，以及他那合時的優雅所折服和感動。這說明了為何孩子們感受到他那無可抗拒的吸引力。〔……〕鮑思高神父的舉止是如此吸引、悅樂人心，慈愛〔……〕以至〔……〕孩子們〔……〕讚嘆說〔……〕：「他真像主耶穌！」<sup>6</sup>

我們在鮑思高神父與青年相遇的所有情景中都可以看到這樣的方式，但毫無疑問地，鮑思高神父對待青年之道，最能夠在他持續臨在他們中間時可以觀察得到。「附屬祈禱院之家」（附屬家舍）建立的時候就使這事變為可能，它提供給寄宿生工場訓練（為貧窮之中最貧窮的）以及中學程度的學校（為其他也是貧窮的孩子）。50年代和60年代是鮑思高神父連續投身於教育的年代（雖然不常是在課室裡）。那些年代有多明我沙維豪（1854年至1857年），彌格馬高竊（1857年至1859年），方濟貝素高（1862年至1864年）及其他的人。

鮑思高神父用什麼神修和教育環境來鑄造他的教育風格，使之成為後來慈幼教育在其他任何環境裡的「常規」做法呢？

---

6. EBM III, 77f.

## 第二節

# 鮑思高神父的 教育方法和風格



鮑思高神父  
教育者與精神導師

值得重覆的是：鮑思高神父對教育是有他全面和詳盡的觀念，包括全人的發展，竭盡所能地帶出人的潛能，使人在社會中成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徒，一如他所說的成為良好市民和良好基督徒。還有，他的教育觀念是建基於他對年青人的社會評價，一種獨特的社會意義。同樣地，寄宿方式或寄宿學校雖然是他教育實驗最鍾情的環境，他的大部份著作都反映一個寄宿環境，但他發展的教育原則卻有著更廣濶和更多元的應用。鮑思高神父認為他每一次接觸青年的情境，都是一個教育的情境。

### **（一）鮑思高神父是一個實際的教育者**

鮑思高神父透過祈禱院、宿舍和學校的工作，走進教育的領域內。那是一個醒覺到需要教育的年代，同時伴隨著公眾的立法，在當時的教育圈子裡，有相當多不同的理論在構思著。

鮑思高神父在教育工作上成為一股力量，在教育的領域裡開始了一個大運動。他不是一個理論家，他是被一種對急需的哭訴力量拉入這個領域去。他是一個實際的教育家，他將他全部的卓越天賦和創意，基督徒的明悟和愛，以及全部的司鐸熱誠投入這項宗徒工作裡。他親自從事青年的教育工作長達 25 年，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崗位。

### **（二）鮑思高神父的教育寫作**

鮑思高神父從事寫作。我們不要被他在教育上的實際方式所欺騙，從他的著作和實踐中，尤其是那些關於這個主題的，它所浮現出來的教育卓見是眾多和創新的。鮑思高神父的所有著作都包含教育卓見和提示，以下的特別值得提及。

#### **早期的重要著作（多以修訂本出版）**



## 傳記和歷史

《高木祿傳記》（1844 年……），《沙維豪傳記》（1859 年……），《馬高竊傳記》（1861 年），《貝素高傳記》（1864 年）。這些傳記都有特別的教育和神修目的。在這一方面，沙維豪、馬高竊和貝素高傳記是特別重要的，因為把它們放在一起，可給我們一個摘要，敘述鮑思高神父在 50 及 60 年代對學生團體在教育和神修指導方面的風格。它們顯露了不同的類型（沙維豪，來自良好的公教家庭；馬高竊，來自「破碎的」家庭，雖然他不是一個少年罪犯；貝素高，一個未受污染的山地牧童），它們給我們示範了鮑思高神父三種不同的教育方式。

《青年袖珍》（青年之友，1847 年……）<sup>7</sup> — 在序言和第一部分裡（開卷教導和默想）有重要的聲明。

歷史：《教會歷史》（1845 年……），《意大利歷史》（1855 年……），《聖經歷史》（1847 年……）。 — 他寫這些歷史是藉著培養道德和精神價值來達到教育的目的。<sup>8</sup>（在教會歷史裡，他講述那些以愛德照顧青年及窮人的傑出聖人。）

## 規則

為祈禱院（慶禮院）寫的規則，完成於 1877 年，稱為《聖方濟沙雷氏祈禱院為外宿人士的規則》。

為家舍（附屬家舍）寫的規則，完成於 1877 年，稱為《聖方濟沙雷氏祈禱院為家舍的規則》。

7. For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cf. *The Companion of Youth by Saint John Bosco*, edited by the Salesian Fathers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1938), 3-55. Later Don Bosco wrote a similar work for girls that did not have quite the same success: *La Figlia Cristiana Provveduta* (*The Christian Girl's Companion*, 1878).

8. Of special importance in this respect is Don Bosco's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which he treats of the saints who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for their preventive charity, especially toward young people and the poor*.



這兩套規則其實在 50 年代早期已經出現，經修改及擴充後，在 1877 年首次付印。它們是依照鮑思高神父所明白和實行的教育工作，建立所需要的環境，使這教育工作得以施行。<sup>9</sup>

### 反思性及系統性寫作

《母院史》(1873 年至 1877 年)。在這部著作裡，鮑思高神父的目的是要說出他教育青年的風格和方法的起源和發展。

《給院長的機密提示（守則）》（1863 年、1871 年，1875 年、1876 年，以及 1886 年 12 月 8 日）<sup>10</sup>。這些提示和指示，是首先由鮑思高神父給予盧華神父的，那時是 1863 年，盧華神父被委任為美那比露的院長。

《預防教育法的小論文》（1877 年 3 月至 4 月）<sup>11</sup> 鮑思高神父把它作為一篇演講稿的附件而出版，演講稿寫於 1875 年，那場合是在法國尼斯為一所慈幼會的孤兒院舉行奉獻禮。它闡述他教育實踐的基本觀念和原則。雖然題目是「預防」，但鮑思高選擇這名稱只是為了把他的方法安置在一個廣泛的教育類別裡，這篇短論包含一些他多年從事教育的心得（當然不是全部的）。

《關於懲罰的信》（1883 年，聖方濟沙雷氏的瞻禮日，副

---

9. *For the Regulations of Oratory*, cf. EBM III, 64-72, 441-453 (edition of 1883), 454-458, 463; IV, 534. *For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Home*, cf. EBM IV, 377-378, 542-559.

10. *Critical edition: Francesco Motto, I "Ricordi confidenziali ai direttori" di Don Bosco (Piccola Biblioteca dell'Istituto Storico Salesiano, 1. Roma: LAS, 1984). Also in Ricerche Storiche Salesiane 3 (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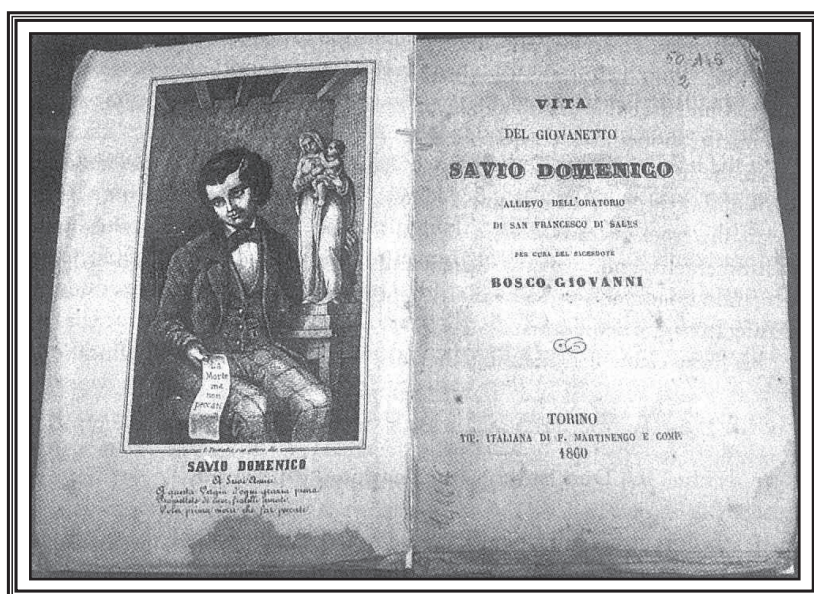
11. *Inauguration du Patronage de S. Pierre a Nice Maritime (...) avec appendice sur le systeme preventif pour l'education de la jeunesse – Inaugurazione del Patronato S. Pietro in Nizza a Mare (...) con un' appendice sul sistema preventivo nell'educazione della gioventu. – Critical edition: Pietro Braidò, Giovanni (s.) Bosco: Il Sistema preventivo nella educazione della gioventu. Introduzione e testi critici (Piccola Biblioteca dell'Istituto Storico Salesiano, 5. Roma: LAS, 1985). – Also in Ricerche Storiche Salesiane 4(1985) 171-321. Cf. Constitutions (...) of the Society of St. Francis de Sales (1984), 246-253.*





本由盧華神父發給院長們)。<sup>12</sup> 這封信被認為是鮑思高神父寫的。文章的編輯可能是另一人。但無論如何，它反映鮑思高神父對這事情的看法。它談論教育青年時所遇到的紀律和懲罰的問題。

《來自羅馬的信》(1884年5月10日)。<sup>13</sup> 雖然雷蒙恩神父同時是這封信長版和短版的代筆，但鮑思高神父肯定是這篇重要陳述的作者。這封信以夢境的方式重新陳述在教育內有效及可行的基本原則和常模。它特別描寫了鮑思高神父認為最



《青年多明我沙維豪生平》第二版封面內頁(1860年)。

12. Ceria, *Epistolario* IV, 201-209. — Critical edition: Jose Manuel Prelezo, "Dei castighi da infliggersi nelle case salesiane. Una lettera circolare attribuita a Don Bosco," *Ricerche Storiche Salesiane* 5 (1986) 263-308. — Id., "Fonti letterarie della circolare 'Dei castighi da infliggersi nelle case salesiane'," *Orientamenti Pedagogici* 27 (1980) 625-642.

13. Critical edition: Pietro Braido, *La lettera di Don Bosco da Roma del 10 maggio 1884* (Piccola Biblioteca dell'Istituto Storico Salesiano, 3. Roma: LAS, 1884). — Also in *Ricerche Storiche Salesiane* 3 (1884) 296-374. Cf. *Constitutions (...) of the Society of St. Francis de Sales* (1984), 254-264.



重要的教育關係。

《關於慈幼會會院及學校的書籍及閱讀物的信》(1885 年 11 月 1 日)。<sup>14</sup> 這封公函由另一人作為文章的編輯，它表達了鮑思高神父在教育領域內有關「預防－保護」的意念。

《精神遺囑》(從 1881 年至 1884-5-6 年的記述)。<sup>15</sup> 它是 1884 年 1 月至 2 月直到 1886 年末的斷斷續續的寫作；最後增加的筆記是寫於 1887 年 4 月 8 日至 12 月 24 日之間(即他逝世前 38 天)。這一天他委託了維里亞蒂神父交給當時的總神師布納地神父。這份鮑思高神父的最後寫作包含了他不少的教育意念。

《個人信件》這是一些不同時段裡鮑思高所寫的信，見證了他在教育和精神上的關注。<sup>16</sup>

### (三) 鮑思高神父教育方法和風格的描寫

鮑思高神父的教育方法可以說是在幾個不同而又相關的層面上運作的。

在教育「哲學」的層面，這方法的真正性質乃將人文精神和基督信仰作出創新和個人的整合，鮑思高神父的成功是來自他精選的教育傳統，他的文化體驗，以及他多年接觸青年的個人經驗。

---

14. EBM XVII, 173-177.

15. Francesco Motto, *Memorie dal 1841 al 1884-5-6 pel sac. Gio. Bosco a' suoi figliuoli Salesiani (Testamento spirituale)*(Piccola Biblioteca dell'Istituto Storico Salesiano, 4. Roma: LAS, 1985). — Also in *Ricerche Storiche Salesiane* 4(1985) 73-130. Cf. J. Aubry, *The spiritual Writings of Saint John Bosco* (J. Caselli), 347-364.

16. For Don Bosco's collected letters see the older *Epistolario*, vol. I-IV, edited by Eugenio Ceria, and the recent (still incomplete) *Epistolario* critically edited by Francesco Motto (4 volumes up to 1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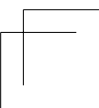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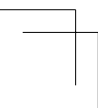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在另一個層面，這教育哲學是建基於一系列的原則，這些原則具體見於理智、宗教和親切的愛的三條支柱上。

在這些基礎上他建設一個精神及教育的環境，當中的特色是熟悉、自然、信任和喜樂。

在策略的層面上，他注重「預防 —— 保護」，以及扶助，這扶助是出於教育者持久而有幫助的臨在。

在方法和工具的層面上，技巧地運用鞏固教育和培育的工具，如工作與學習，宗教神業，嚴正的道德，以及一籃子不同的遊藝活動（遊戲、運動、旅行、戲劇、音樂、慶祝）。

以上所有的元素放在一起，便定義了鮑思高神父的教育風格。



### 第三節

## 鮑思高神父的 「教育哲學」



如果問鮑思高神父對教育者的任務一個簡單而實際的描寫，他會比擬作一個良好的公教父母教育他們子女的任務。因為鮑思高神父在哲學及環境的層面上，將他教育的方法建基於教育者和學生之間的感情關係，一如在一個良好家庭裡一樣。這樣就精簡地描述了鮑思高神父對待青年之道。實際上，無論在哪一種光景中，這方法的「關鍵」運作字眼是熟悉、感情和信任。

### （一）家庭模型和家庭精神

對鮑思高神父來說，熟悉表示家庭式的關係，以及一個像家庭般的一起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它的結果是家庭精神。它的相反是長上和下屬的關係，以及公事式、結構式的一起生活和工作。鮑思高神父很注重這種家庭的方式，因為他相信只有這樣的教育者才可以與青年建立起個人的關係。沒有熟悉，便談不上感情；沒有感情，就沒有互相信任；沒有互相信任，就沒有個人接觸，也就沒有教育。

1883 年，巴黎比利蓮雜誌的記者講述他在華道角祈禱院觀察到關於人們熟絡的情形：「我們看到了行動中的熟絡。都靈的祈禱院是一座大型寄宿學校，學生沒有被迫去排隊，他們以小組形式移動，就像一個家庭，每一組人圍繞著一名導師，沒有呼叫、推碰或爭吵。我們欣賞在孩子臉上的平靜祥和，我們不得不驚嘆說：『天主的手在這裡！』」<sup>17</sup> 記者看到的，只是家庭精神一小部份外貌上的反映而已。

鮑思高神父說的熟悉和家庭精神是每一間慈幼會會院（祈禱院、宿舍、學校，就算是很大的），都應像一個「屋企」，

---

17. EBM XVI, 131-132.



而所有構成這個教育團體的人，都應像在家生活一樣。這「屋企」——家庭的觀念在這裡的功能是當模範，愈接近、愈相似愈好。今天，家庭的形像已失去了傳統的實質和符號所象徵的性質。它的意義在文化中已失去了不少吸引力，而這文化在實際上又已成功地拆除了它的感情空間。在這感情空間裡，個人接受別人孕育出來的愛和關顧，而他又以愛還愛。這是鮑思高神父對家庭的觀念；他自己在孩提時候得到的好或壞的經驗，令他認為家庭生活是不可缺少的。在鮑思高神父的見解裡，教育團體（例如一間學校）只有在它盡力建立感情連繫和關係時，就像一個有血緣關係的家庭，它才是真正具有教育意義的。

至於鮑思高神父如何在祈禱院的團體中，建立一個家庭般的環境，我們可以引用以下佐證：

他與我們一起生活，使我們感受到不是在宿舍裡，又不是在學校裡，而是在一個家庭裡，同時在一位最慈愛的父親指導下，他關心我們在精神和物質上的益處。<sup>18</sup>

在祈禱院裡，我們仿如在家庭中生活。我們對鮑思高神父的愛；我們想取悅他的意願，以及他對我們的管治，都令我門在修煉德行的道路上彼此競爭。<sup>19</sup>

與青年人在一起，是鮑思高神父神聖和不可抗拒的願望。如果有甚麼事使他覺得不耐煩，就是當他被迫要離開青年甜蜜而熟悉的伴同，為的是要去招呼一些客人。<sup>20</sup>

---

18. Father Giovanni Cagliero in EBM IV, 203, retranslated.

19. Father Giacinto Ballesio in EBM V, 486.

20. Father Giacinto Ballesio, in Angelo Amadei, *Don Bosco e il suo apostolato (...)* (Torino: SEI, 1940), Vol. I, 350. This 2-volume work by Amadei is replete with quotes and testimonies that describe the Oratory's educational-spiritual environment and Don Bosco's educational style.



鮑思高神父把在教育團體裡一起生活，看作感情分享，猶如在家裡一樣。他說：「我要大家同心一德。」我想描寫我們一起所過的生活，因為我曾在那裡，在鮑思高神父時代的祈禱院裡。〔……〕我們感覺自己是生活在家庭裡的一份子。鮑思高神父常把祈禱院稱之為家舍（屋企）。<sup>21</sup>

事實上，鮑思高神父從來都沒有把祈禱院稱呼為學院（一間學校或寄宿學校）。在正式的文件裡，他稱它為宿舍。此外，在規則中，他稱它為「這家舍」、「我們的家舍」、「祈禱院的家舍」。這說法能更貼切地表達出祈禱院是一個「屋企」，有一個家的意念，而他就是家裡的父親。當鮑思高神父提及沙維豪進入祈禱院時，他這樣寫道：「他到祈禱院的家舍，並走進我的房間。」這是不同之處，也可能是獨特之處——不是寄宿學校，而是家舍；不是辦公室，而是一間房；不是院長或行政主任，而是一位父親。

現在用「家庭模型」來形容教育的關係，是傳統的做法。一般來說，它強調父子的關係，而不是其他家庭關係。教育者對青年來說就是「一個父親」，而青年就是一個「兒子／女兒」。這種關係無疑是有著相互感情的特色，但是在某一方面，也有著一種嚴厲和高高在上的色彩，而另一方面就要付出一份敬畏的心。鮑思高神父用其他家庭關係的形象來彌補這個形象的不足。推動教育者的力量應該是一種親切的愛的感情，顯露出溫柔的、愛的關顧。在家庭裡，這是母子關係的特色。他又想以平等和共事者的身份來接近，陪伴青年，在家庭裡這就是兄弟姊妹的關係。因此在鮑思高神父的心目中，教育者應該是青年

---

21. Alberto Caviglia, *La pedagogia di Don Bosco* (Torino: SEI, 1955), 18f.





的父親、母親和兄弟。

用「家庭模型」來形容教育團體，並不是鮑思高神父於傳統上可以使用的唯一的模型。不過，他認為這明顯是最好的。在他的腦海裡，家庭就是最先的教育團體，也是教育孩子的一種自然設計，所以任何教育團體應理想地，盡可能地複製出家庭的氛圍。

這個選擇也含有個人的理由。雷蒙恩這樣述說：「在家庭裡所經歷的精神的愛，正是他心中最渴望的。」<sup>22</sup>

柏禮鐸說這種對家庭親密的熱情，是鮑思高神父性格中的一個特色。<sup>23</sup>

史提拉相信這性格的容貌是由於他自幼喪父，成為孤兒的結果。<sup>24</sup>

## （二）鮑思高神父的說話和榜樣

當鮑思高神父對他在教育工作中的慈幼會士說話時，他把握每一個機會推薦這種家庭方式。「我們要有慈父的心腸，而不是上司的頭腦。」<sup>25</sup> 教育者「應像一個在子女中間的父親。」<sup>26</sup> 他在一封信裡這樣說：「作為一個『長上』，應做一個『教育者』，亦即表示要做青年的『父親、兄弟和朋友』。」<sup>27</sup> 「每一個青年來到我們的家舍，他應該視同伴為兄弟，視長上如父母。」<sup>28</sup>

---

22. EMB IX, 324, retranslated.

23. Pietro Braido, *Il sistema preventivo di Don Bosco* (Zurich: PAS Verkagm 1964), 159.

24. P. Stella, DB: LW, 295.

25. IBM XVIII, 866.

26. *Regulations of the (Festive) Oratory* (1877), 6.

27. E. Ceria, *Epistolario* IV, 265.

28. *Regulations of the Houses* (1877), 61.



鮑思高神父實踐他所宣講的信念。他的一言一行，的確存有父親／母親的心。他沒有分別地愛所有孩子；不是概括地，而是個別地每一個人以為自己是他所特愛。這是祈禱院裡普遍的感受，這是源於他對孩子說話的方式。他那毫不急躁的平靜和衷心的友善，對青年人的了解，對個人需要的本能直覺，讓他的話直達對方心窩。他的「祝夜安」晚訓就是這種談話，它實際上就是父親／母親的話，也只有這樣，讓「祝夜安」晚訓成為「良好的品德、家舍的順暢進行，以及教育工作成功的鑰匙。」他的做法，就是他的待人之道，顯出令人難以置信的敏感度和關心，並能令人立即體驗到他的愛和尊敬。

雷蒙恩神父引用了布魯思奧的話來表達鮑思高神父如何接待那些到他房間聽取意見，或只是傾談的孩子：

他以迎接貴賓般的敬意來接待他們，請他們坐在沙發上，而他自己則坐在桌旁，留心聆聽他們的說話，像他們說的每一件事都是最重要的。〔……〕會面結束時，他會送他們到房門口去，更為他們開門。告別時說：「我們常是朋友，對嗎？」<sup>29</sup>

若望法蘭西亞神父向尤真謝里亞神父講述，在沙維豪的時代，當他還是一個年輕的修生時，有一次他患了熱症，鮑思高神父來病房看他。鮑思高神父慰問了他，然後在他要離去的時候，他問他有甚麼可以為他做的。法蘭西亞正在發燒，說他想從砌磚工人的杓子裡喝一點水。（那座要代替畢納地房屋的樓層正在建築之中，而砌磚工人用一隻銅杓子來保持灰泥濕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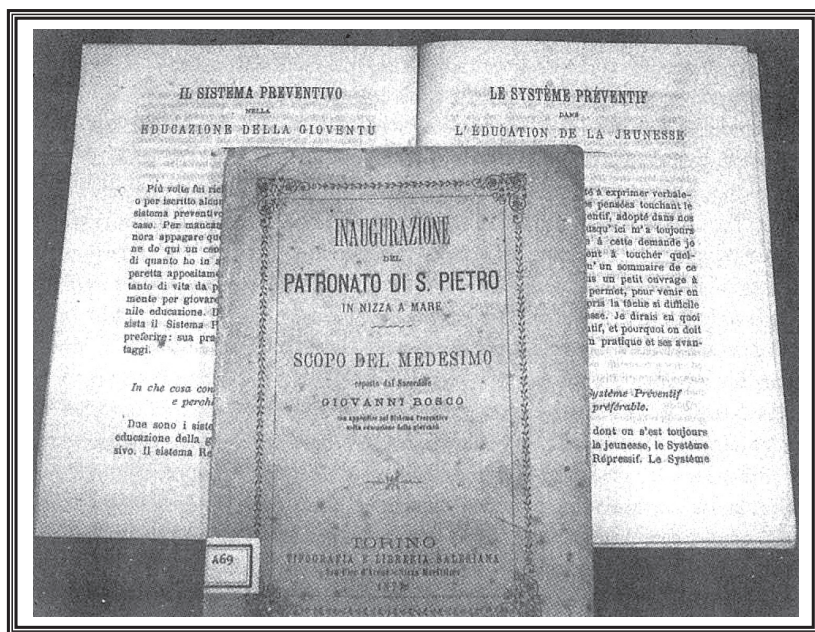
---

29. Brosio, *Memoria in FDBM 554 E10 – 555 D8*. Giuseppe Brosio, nickname "the Sharp-shooter" (il Bersagliere) was a steadfast helper of Don Bosco in the early Oratory.



以便他們砌磚）。鮑思高神父靜悄悄的出去，過了一會拿著盛滿冷水的杓子。他扶起孩子的頭餵他飲水。法蘭西亞飲水後便睡著了。<sup>30</sup>

當我們想到很多鮑思高神父的「兒子」從未經歷過母愛或父愛，或因其他原因而遭遇不幸，便能明白他的方式的倫理影響和教育效能。若瑟貝提洛的故事是很感人的。年青的他見到父親被人謀殺，母親其後改嫁，這些經驗使這孩子異常震驚，到他 14 歲時（1862 年），他似乎絕望地生活在困擾不安中。他的堂區主任，即布來神父的兄弟，把他介紹給鮑思高神父。



預防教育法的小論文，1877 年雙語版（意大利文和法文）。

30. E. Ceria, Don Bosco with God.



他接待他有如自己的兒子。（他後來做了修會的議員和財務主任）。多年後，在鮑思高神父的瞻禮上，貝提洛神父作了一首詩並當眾讀出來，訴說他如何從一個缺乏愛的存在，轉移到與鮑思高神父共渡新生。<sup>31</sup>

我們亦應記得，早期的祈禱院能成為青少年的「家」，也是因為他們在那裡找到了母親。不僅是為了實際的理由，也是鮑思高神父想維持的一項善舉，他盡量延長自己的媽媽瑪加利大、媽媽的姊妹「瑪利安娜」奧其納、盧華太太、吉斯達地太太、貝利亞太太及其他人對孩子的服務。

### （三）在行動中的「熟悉」和「家庭精神」

熟悉、家庭精神，如何影響著教育的入手方法呢？

首先，依著它的本質，先要除去機構的想法、上司和下屬的關係，以及那些正規的格調。眾所周知，鮑思高神父在早期的日子裡，是在他的房間裡工作，他是沒有辦公室或書房的。鮑思高神父就在他的房間裡接見了多明我沙維豪。這間出名的小房間，孩子們視之為聖地。他們懷著敬畏的心進去。它為眾人常是開放的，是一個重要的參照點。許多青年都可以在那裡得到治療、安慰、鼓勵和指導。<sup>32</sup>

第二，最重要的是，要除去權威主義，因為它是權力的濫用。權勢和能力的濫用都會摧毀感情的關係，也會破壞教育的努力，因而引發反擊的回應。這在學校以外的地方也可以應用。如果家長濫用權力，會產生很大的破壞力。濫用權力者通常都

---

31. Poem in ASC, quoted by E. Ceria, *Don Bosco with God*.

32. EMB III, 24f, *The building in which Don Bosco's room was located since 1853 was known as Don Bosco's House*.



會說這是為了對方好，但是實際上卻是為了私利。這對那受辱及屈服後的年青人，有著嚴重和不能彌補的傷害——不只失去了尊嚴和決斷的能力，還會把仇恨深埋在心裡。

鮑思高神父在他的預防教育法的小論文裡說，用權威的壓制最易解決問題，但是它不會使任何人變好，相反，它只會引起痛苦與憎恨。對鮑思高神父來說，慈幼會學校的教育者不是「老闆」。他們不能因為自己是指揮者而把自己的意願強加在青年的身上。這就是他為甚麼這樣強調理智的原因。事實上，他說的預防教育法，就是建基於理智、宗教和親切的愛。

### 理智在教育裡的意義和角色

鮑思高神父說的理智，有甚麼意思呢？它表示了幾件事——首先，理智可被定義為正義和公道，是應奉行的規則，而不是讓教育者隨意而行。權利和義務時常都應被尊重和履行。

第二，理智也包含合理的意思。對青年要求的每一件事，都要合理，意即要合乎比例和可能做到的——尤其是關於功課、紀律和宗教神業。

第三，理智也可以被了解為可理解的。教育的決定和要求的理由，都應該闡明，而其中的益處也得到青年的欣賞。

第四，更廣泛地說，理智可以被認為是青年求學的動機。教育程序的重要和教育計劃是否有效，都要向青年說明，並要求他們合作和參與。

### 宗教

1878年2月，鮑思高神父曾寫過一份備忘錄給內政部長方



濟克里斯比，講述他的教育方法，完全沒有提及宗教。理由可能是因為政治的環境，甚或鮑思高神父認為可用理智及親切的愛來幫助在危險邊緣的青年，而不必參照宗教。然而他個人似乎相信，若不以基督宗教作為基礎，就不能成就「人的教育」。在他那個時代的西歐，他不能想像一個非基督徒的人可以做一個好市民，或不好的市民可以做基督徒。

以宗教作為鮑思高神父教育方法的基礎，不同於以宗教「神業」作為鞏固教育的方式（見下文，關於「虔誠」）。談到後者，鮑思高神父無疑十分注重宗教練習。透過祈禱和聆聽天主聖言來走近天主，可以增強教育的努力。但以宗教為基礎，鮑思高神父的意思是更進一步的。作為一個基督徒和一位神父，他以信仰為生命，他相信我們絕對需要基督的調解救援（作神人之間的中保），亦因而絕對需要基督教會的調解援助。他認為基督和基督教會的中保角色，不但為「精神」的救贖是絕對需要的，為整個人和社會人類的建設也是絕對需要的。因此為他來說，好市民和好基督徒是分不開的。他將他的祈禱院計劃建基於「宗教的講授」，並且把他整個的、多元的教育事業建基於基督信仰的傳統上。連同他提供給青年的祈禱和聖事的持續宗教經驗，這種「基督徒教育」發展成為一種「神修」。在這一點上，教育和精神生活變成不可分割。

### 親切的愛、溫柔的關愛、感情

鮑思高神父常勸勉人說：「設法讓自己受到別人的喜愛，而不是讓別人害怕。」<sup>33</sup> 在來自羅馬的信中（1884 年），鮑思高神父共用了 27 次「愛」字。鮑思高神父解釋他心目中的愛，

---

33. *Confidential Advice to Directors (1863).*



是靈性上成熟的、不偏心的、大方的、無私的、自我犧牲的。它是耶穌訓示的愛。更簡單地說，鮑思高神父說教育者應該愛青年，猶如良好的基督徒父母，應該愛他們的子女一樣。

如果情形是這樣的話，不論這愛有多深或多真實，我們都不只說愛，而是要用實踐來顯示這是證實的和表達的愛。愛是要用親切的愛表達出來。鮑思高神父說：「青年不只被愛，他們更應該知道自己是被愛的。」只有透過愛和當愛是表露時，才能產生教育。教育者「先要去愛和表現他的愛，才能受人愛戴。」<sup>34</sup> 但這還是不足夠的。愛應該用某種方式來表達，要像耶穌或慈愛的父母那樣，表達出——關愛、友善和溫柔親切的愛。鮑思高神父稱以這樣模式表達的愛是「親切的愛」（loving concern）。也只有這樣，教育者才能與青年在個人層面上建立良好的關係。

## 信任

「沒有熟悉便沒有表達的愛，而沒有表達的愛，就沒有信任。」<sup>35</sup> 鮑思高神父這麼重視信任，因為他認為信任是教育的要素。他的教育法是建基於感情，而其首要效果就是信任，就是說，在個人層面上，把自己開放出來，交託給另一個人。1883年，他在《關於懲罰的信中》的結束時說：「記著，教育是一件『心』的事，而只有天主是心的主人。」<sup>36</sup> 柏禮鐸評論說：「若果教育者不能成功地賺取青年的心，他的工作將是徒勞的。若果青年不把自己的心開放給教育者，那麼教育是失敗的。」<sup>37</sup>

---

34. Both quotes from the Letter from Rome (1884).

35. Letter from Rome (1884).

36. EBM XVI, 376.

37. Pietro Braidò, *Il sistema preventivo di Don Bosco* (Zurich: PAS Verlag, 1955), 205.





進一步地說，教育應有一種相互給予和接受的信任。這是關鍵所在，也是難爭取到的。

信任不是容易建立的。鮑思高神父很了解在教育過程中，關鍵時刻裡所藏有的困難。靈性上的成熟、不偏心、自我犧牲的愛，表現於親切的愛，是信任的必備條件。就算這樣，信任還是不易的。我們不能以購買、強迫或命令的方式得到信任。任何一位教育者，包括父母，都很難與青年，尤其是十多歲的青少年，建立起信任和有回應的關係。鮑思高神父也不一定能成功地進入青年的心中，不過，他通常都能做到。

我們又該怎樣解釋他的成功呢？首先，鮑思高神父對教育青年是這麼投入的，作為教育者，他的誠懇和真實是毋庸置疑的。他的臨在和隨時都樂意幫助的精神；他簡樸和完全誠實的日常言行；他合時及溫和的入手方法；他那平靜和充滿微笑的面容；沒有半點威嚇和令人解除對抗的和善態度，通常都會讓他成功地打開青年對他的信任之路。

第二，鮑思高神父是一個教育奇才。他因著天賦和恩寵，擁有不尋常的感性特質和直覺能力。年青時，他已經能夠聖化其他孩子的思想和意向。他跟青年談話，他們不但明白他說話的內容，還明白他。從談話中，一種關係就是這樣建立起來。他說話的語詞從不高深，總是像朋友般傾談。他說話緩慢、清晰、簡單、直接、具說服力，最重要的是完全的真誠。他會跟青年說：「我對你們打開了我的心，把心中所想的直說出來；你們也不要怕這樣做。」<sup>38</sup>

---

38. EBM VII, 305.





鮑思高神父與多濟樞機，以及在羅馬人民廣場上的頑童的故事，正顯出鮑思高神父能夠「接近」青年，以及與他們「相處」。這故事的前因是討論如何走近青年，賺取他們的信任。以下是按照傳記作者解釋的對白交流：

「尊敬的樞機，如果青年對他們的長上沒有信任，那是不可能教育他們的。」「我們要怎樣才能贏取他們的信任呢？」樞機問。「設法吸引他們，以及消除一切導致疏遠的事。」「我們要怎樣才能吸引他們接近我們呢？」「先走近他們，要像他們一樣，並設法迎合他們的口味。」<sup>39</sup>

故事這樣繼續：他們乘坐樞機的馬車來到人民廣場，鮑思高神父加入了一群正在廣場上遊戲的青年裡，跟他們一起玩耍，向樞機示範「他的技巧」。

然而，單是走近他們還是不夠的。我們怎樣做和怎樣對待他們才是至為重要的，因為我們要他們接受我們。傳記作者又收集了一些鮑思高神父對老師的言論。有一次，他引述鮑思高神父的說話：

「讓我們對待青年猶如對待耶穌一樣，把祂當作我們學校裡的學生。讓我們以愛來對待青年，他們也會以愛還愛；我們以尊重來對待他們，他們也會尊敬我們。他們必須漸漸承認我們是負責的教育者（長上）。」<sup>40</sup>

---

39. EBM V, 600f.

40. IBM XIV, 846f. (omitted in EBM).



鮑思高神父  
教育者與精神導師

#### （四）早期祈禱院之家的生活點滴

##### 嚴厲刻苦的生活方式

祈禱院裡每個人的生活方式是最高程度的苦修。鮑思高神父自己選擇了貧苦的生活，一方面是出於原則，另一方面也是迫於環境。嚴冬的時候無暖氣可言。飲食是至為節儉的。衣著差不多完全是二手舊衫和損磨的軍用餘資。擠迫是如此利害，人人都苦不堪言。多得鮑思高神父的教育方法，大家都跨越這些艱辛，也配合了教育的計劃。鮑思高神父當然想設法去改善生活的條件。另一方面，他又悲嘆失落了原先的那種艱苦。同樣地，雖然他努力提供更多空間，但他卻堅持拒絕因舒適的理由而減收學生。他不囿於生活所需，總能找到地方多收一個青少年。鮑思高神父個人的啟發，成為團結團體的催化劑，大家一起豪邁地努力付出；跨越這場「嚴厲考驗」的人，在數目和質素上都證明了鮑思高神父過人的待人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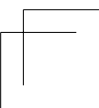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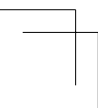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 鮑思高神父自我犧牲的精神

有些事情是祈禱院裡的年青人不會明白的，但他們卻感覺到在團體裡是真實地運作的。這些事情中首推鮑思高神父為孩子犧牲自己的方式。鮑思高神父付出無可估計的犧牲來維持這個大家庭。單為籌款支付每個月的帳單，他要付出的時間、精力和屈辱，對他的健康和精神的要求是超乎忍受的。那些青年未必能欣賞這些犧牲，或只是隱約感受得到，但他們的慈父完全獻身於謀求他們的福利，以及對他們具體實際的愛卻是至為明顯的。他們的回應帶來巨大的教育效益。



## 鮑思高神父對將來的預告

50 年代後期（慈幼會正式成立於 1859 年），鮑思高神父開始「夢想」將來和籌劃大計。他會講及他的夢，但他不能公開講論或預告，部份是因為政治環境，部份是因為他年輕助手的脆弱決志，而部份也因為「計劃」還在懷胎階段。雖然如此，空氣中已感覺震盪，而這些震盪因著鮑思高神父的「超性」氛圍而不斷增強。這個事實不能被否認是影響祈禱院群眾的一個教育因素，它對祈禱院家庭核心圈子裡的人帶來特殊的衝擊。教育者個人神恩性的性格，對一個教育事業的成功有著舉足輕重的關係。



## 第四節

# 鮑思高神父 教育方法裡的策略



與教育哲學及環境緊密相連的是方法的教育策略。

### （一）以宗教為策略

我們提過宗教建立起一個基督徒的生活和信仰，而宗教就神業功課而言，能夠支援在教育及道德方面的努力。宗教亦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教育策略，這在於它能指導和認可青年的想法和做法。肯定地，鮑思高神父用了宗教作為一種策略。比方說，他強調天主的臨在和默想萬民四末（例如在習練善終裡），這是為提倡道德生活和盡責任的策略。

我們也應提及說話的策略，就是說，鮑思高維持的精神策略和方向。他向個別青年作耳邊的「細語」，他聽告解，每日用上不少的時間。他向學生和做工的青年講話，透過講道中的勸告，尤其透過「晚訓」。有如伯鐸·恩里亞所作證的，一篇在結束一日時所講的簡短親切的鼓勵，確有巨大的教育作用。

預防（Prevention）及輔助（Assistance）都是有著光榮地位的策略。這些觀念立即使人認出是鮑思高神父教育法的一部份。

### （二）預防

全世界都知道鮑思高神父的教育法稱為預防教育法。預防的關顧也確是這方法的特色，它也是慈幼會教育傳統的識別記號。但我們要強調，鮑思高神父的教育法不能用預防二字來定義的。事實上按照我們所知的，鮑思高神父在 1877 年之前並沒有用預防一詞來形容他的教育法。他選用了這個名詞似乎是為了使他的方法有一個理論的立場，就是說，把它安放在教育歷史中的一個概括的類別。而清晰的是預防這名詞（它的相反



是強制）能顯出鮑思高神父教育實踐的取向；但它沒有表達這教育法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但無論如何，預防是這方法的重要策略。

整體來說，祈禱院的工作是預防性的，它旨在保護青年免受破壞性的影響，或把他移離身體或道德的危險境地，使能修補他受到的損害。

舉例來說，這就是他為什麼要在 1853 年至 1862 年間，於祈禱院的家舍建設工場。他想他的孩子離開城市中工廠裡身心的危險。

在初步的層面，預防是一個預設的策略，為的是提供給年青人在個人掙扎中的支持，使他們能夠在人生的旅途上和基督徒的生活中，建設性地處理困難和誘惑。

在第二個層面，預防旨在限制或圈限年青人遭遇危險的範圍，使能將他們帶出危險，或至少不讓他們墮入更大的危險。

鮑思高神父當然想在初步層面施行這個策略，就是教導不陷險境的好孩子，因而能夠防止危險的情況發展，並在好的基礎上建造。他高度讚賞「純真無罪」。然而，在最好的教育情況下他固然可以有幸教導沙維豪和貝素高，但祈禱院整體來說是教一些邊青，就是在危險邊緣的青年。在鮑思高神父的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都靈市監獄裡的年青人用上這個策略。我們也看到它怎樣在祈禱院家舍寄宿生身上運作。

### （三）扶助

猶如對教育一樣，鮑思高神父對扶助有一個全面的觀念。他心目中的扶助是為青年的全部愛德行動。這個詞散佈於鮑聖



行傳裡，它是預防教育法的先聲。

### 扶助：教育中的一個優先

「扶助」和預防教育法在基本水平上有相近的意思：在內容和宗旨的水平上，它們表示為青年身心的需要所做的事；在教育策略的水平上，它們表示教育者為青年的「警醒」和「臨在」。

鮑思高神父最初幫助邊青的努力完全發揮了「輔助」的意思：

我開始從經驗學習，當青少年從懲教的地方釋放出來時，如果他們能找到願意做朋友的人，照顧他們，在瞻禮假日上扶助他們，幫助他們找有好僱主的工作，在週日上不時探訪他們——這些青年會很快忘記過去並開始修改他們的行為。他們變成良好的基督徒和正直的市民。這就是我們祈禱院的開始。〔……〕

在瞻禮日上，我用所有時間為扶助我的青年。在一週裡，我會去工廠或工場裡探訪他們。不但青年樂於見到一位朋友來照顧他們；他們的僱主也樂於管教受扶助的青年，在瞻禮日上更是如此，因為他們面對更大的危險。<sup>41</sup>

最理想的是，而且很大程度上事實上也是這樣，鮑思高神父「扶助」邊青表示滿足他們所有的真正需要：食物、衣服、有瓦遮頭和住宿、一份工作、一個受教育（讀書）的機會、以及善用「餘閒」。這是全人推進或發展，而它指定了一個教育

---

41. MO-En, 190, 197-198; re-phra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iginal. *Italics mine.*





計劃，按照鮑思高神父的看法，能夠產生成熟的人，「良好的基督徒和正直的市民。」

### 扶助作為教育策略

一般慈幼會和非慈幼會的文章只講論「輔助」是策略。更不好的是，他們只著重這策略純粹「預防」的一方面——「監察」，就是說教育者預防性的，身體和道德上的臨在。然而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扶助」在那貧乏的「監察」意義上，未能正確表達鮑思高神父扶助的意思，就算解釋為策略亦不足夠。鮑思高神父的意思是在任何教育境況下，對青年每一樣需要都能「臨在」和「可得到」。當然這包括需要時的「監察」，尤其在一間寄宿學校的環境裡。

我們說，扶助的目的是把學生置於在道德上不能犯錯的境地，幫助學生免受終極破壞的經驗。這是真確的，但若分隔於鮑思高神父所明瞭的整體教育承擔，這種對預防的減縮的見解和實踐是不能逃避批評的，而真的有教育者這樣批評過。批評在於它顯露了對人性悲觀的評估（尤其是青少年），對罪惡有誇大和不合理的憂慮，它是一種保護主義的關顧，妨礙青年自由及負責任的決斷，阻止走向成熟的正常發展。

現在為回應這樣的批評，我們要指出新時代的心理學重新強調及早防範，保護少年免受損害的重要，這些損害的經驗，尤其在心理發展關鍵的階段，可以成為不能克服的障礙。除此之外，我們應強調鮑思高神父的預防策略不只是設法防止罪惡的臨在，而是豐富於動機和建議，幫助青年趨向自由的決定。



要使預防的活動成為教育性的，它必需包括：（1）預見青年的心理時刻；（2）容許預算過的，負責任的風險；以及（3）信任青年的理想主義和責任心。如果這樣實施，滿足這些條件，以及在充滿理智、宗教和親切的愛的教育環境下，並加上互信的態度，「預防性的輔助」可以是教育性的。正確的價值應加以維護，但自由仍是教育的一般條件。

鮑思高神父常強調須要教育者對青年有持續的臨在。在來自羅馬的信中，他強調這種臨在的重要，尤其是在青年休憩消閑的時間。由於教育是基於感性的關係，只與青年在課室裡或其他正規的場合裡接觸是不夠的。教育者必須與青年建立一個長久的臨在，在學校日或以外所有情景中，尤其在玩耍的時間。小息、休憩、遊戲及一般的玩耍，這些活動皆讓教育者連繫青年，不只是教師，也作為兄弟和朋友。在信中鮑思高神父這樣寫：「愛他們所喜愛的，這樣，他們就會學習愛好他們所不大喜愛的，例如紀律、讀書、克己等。」當他問怎樣剷除互不信賴的障礙時，那個嚮導在《從羅馬來的信》夢中回答說：

「跟青年來往要親切，尤其在遊戲時；沒有親切感，不能表示愛情，沒有愛情，不會產生信賴。誰想受人愛戴，必須顯示出他先愛人。耶穌基督可說是親切的導師，祂和幼小者在一起，就成為幼小的。慈幼會會士若只在教壇上出現的話，他只是一名教師而已，若和青年一起到操場上遊戲，他就成為他們的兄長了。〔……〕這種信賴心使青年和長上之間接駁了電流，將青年的心門打開，讓長上認識他們的需要和缺失，這種愛情令長上忍受辛勞、煩惱、以及青年的忘恩與過錯。〔……〕若沒有這種愛情的話，則各樣事情都不能順利進行。〔……〕這些事怎樣發生呢？就是因為缺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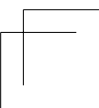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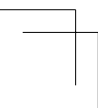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親切」的緣故。」<sup>42</sup>

主要是在青年的土地上與他們相遇，教育者能變成年青人的兄姊和朋友，因而打開信任之門。正是為了這個緣故，鮑思高神父極其著重在玩耍時與青年相遇，而明顯地，這裡所說的「輔助」是正面的、建設性的臨在的性質。

---

42. *Letter from Rome (1884).*



## 第五節

# 鮑思高神父的 一些教育工具



1860 年代中葉，祈禱院變成了一個龐大和成功的教育建設，裡面有差不多 600 個寄宿生和做工的孩子，幾百個日校生，以及還未計算在主日和聖日上的「慶禮院生」。

### （一）工作、讀書和「虔誠」

當鮑思高神父建設和擴張他的家舍時，他著意堅持一些基本要點，就是每人接受一條生活的座右銘：「工作、讀書和虔誠（祈禱）。」大家都接受這個三叉或兩叉的計劃，並在各層面上落實。

祈禱院裡絕大多數的人奉行工作和讀書的指引，他們認真的程度令人出奇。鮑思高神父毫不妥協地要求每個人要有認真的態度。有責任感地善盡本份，是每一個孩子對自身教育計劃所作出的個人貢獻。他清楚表示「完滿盡好本份」（工作——讀書）是神修生活的骨幹，是精神生活的基礎之一。

另一個基礎當然是「虔誠」的生活，這個名詞的意思是宗教信仰和敬禮，它表達在祈禱，聖事生活和神業功課中。他也栽培對瑪利亞的敬禮，強調典型教育德行的實踐：特別是服務、紀律、慷慨大方和潔德。

如上所言，鮑思高神父的教育計劃直接連繫著基督徒的生活和神修。

### （二）青年會

青年會是重要的教育工具。在 50 年代，當鮑思高神父差不多要獨立負起一個大型和成長中的教育承擔時，他很依靠青年會和它們的中介調和來實踐他的教育計劃。它們的中介調和全因鮑思高神父能夠栽培一些特選的孩子，他們較快地回應他的



精神指導以及他對同儕服務的建議。聖類思善會就是在祈禱院孩子中做中介調和的例子。在家舍裡，這種典型但不是唯一的中介調和工作的特出例子，就是多明我沙維豪以及聖母無原罪善會。

### （三）玩耍及操場：一個創新的教育工具

直至 19 世紀末，意大利的學校或社團都未有像足球一樣的有組織的運動，雖然青年和成年人以事先預定的規則在街上玩球（踢球、帶球或擲球）。在英國的刁陀，這類遊戲被制止了，因為它引致「打架、爭執〔……〕、謀殺、以及大量流血」。1624 年，詹姆士一世藉國會立法禁止這樣的遊戲，因為它們妨礙了射箭，而射箭在戰爭中是有用的。然而到了 19 世紀初，踢足球已常在公立學校裡出現。直至世紀的中葉，因為建立了共同的規則才令學校和社團間可以進行比賽。

我們不是在這裡談論有組織的運動，而是說一般的玩耍作為教育的工具，有組織的運動在這方面能夠有所貢獻。玩耍與有組織運動的分別在於玩耍是對每個人開放的活動，而有組織的運動限於一小組有才能的青年。誠然，運動是教育的工具，鮑思高神父也的確能善用它們來達到目的。

公道地說，鮑思高神父認為玩耍是教育的工具，那是創新和領先於他的時代的。他不只認識到玩耍的功用，並認為它是年青人全面發展所必須的。為鮑思高神父來說，教育表示幫助年青人達致成熟。玩耍是年青人增長至成熟所必須的活動。它幫助一個青年昇華某些衝動，透過與人競爭而成就自覺，認出和控制自己的能力，等等。

操場，按著它在祈禱院裡的功用，是鮑思高神父原創性的



建樹。每間學校，尤其寄宿學校，都有一個操場。但一般來說，操場都是小的，它們被稱為「休憩的花園」。<sup>43</sup>（鮑思高神父偶然也用這說法，但只是為了實際和政治的理由。）青年小組式地站立在裡面，談話或玩一些不甚需要付出體力的遊戲，只需有一位老師在場監察。

鮑思高神父想要一個大操場，供大數目的青年在內玩遊戲。他對休憩的觀念在當代是不尋常的。首先，他要求非常活動的休憩，有身體的動作和奔跑，不同的遊戲可以同時穿插。孩子們可以自由選擇遊戲，只要這些遊戲沒有身心危險。第二，所有教育者要積極參與其中，但亦不疏忽監察的責任。鮑思高神父不認為這會損害教育者的尊嚴。<sup>44</sup>（鮑思高神父的司鐸與修生曾被批評，尤其在批准修會及會規的程序裡，就是他們與學生一起玩耍，不顧教會的體統。）相反，他認為這是贏得青年信任的最好方法，同時他相信教育者臨在（「輔助」）最有效的地方就是操場。第三，鮑思高神父自己就常在休憩中出現，積極參與其中。直到 1860 年初他都這樣做。當他不能這樣做時，他仍然臨在去「激勵」遊戲。有機會時，他會與孩子談話及「細語」，那就是鼓勵、警告、邀請等。

從教育的觀點看，這種休憩有幾種好處。首先，它使青年身體得益。第二，它使青年在道德上得益，因為投入遊戲可以驅除煩悶、掛慮、壞思想，以及那些連繫於懶散呆立的麻煩。第三，玩耍有助於建立趣味、快樂和歡欣，鮑思高認為這些都

---

43. Don Bosco occasionally uses the current phrase "garden for recreation" (*giardino di ricreazione*) to describe the playground of the oratory, but he does so only for pragmatic or political reasons.

44. One of the criticisms leveled against Don bosco's priests and seminarians, especially during the process of approval of the Society and its constitutions, was that they played with the boys, heedless of ecclesiastical decorum.





是教育的先決條件。第四，在玩耍中不正規，不壓抑的自我表達，提供教育者更了解青年和他的性格的機會。第五，教育者在休憩時的臨在，作為他們的「兄長」，甚至有如平輩，可以激勵青年的士氣，孕育家庭精神及互相信任。

#### （四）其他教育工具

除了每日的操場活動外，鮑思高神父還用進一步的方法來製造歡樂，強化教育環境。

#### 秋季旅行

旅行是在玫瑰聖母瞻禮前後舉行的（10月第一個主日）。1848年，為慶祝玫瑰聖母瞻禮，鮑思高神父帶領一群孩子去他的出生地碧基鄉。他們到了一座小堂，這小堂是他在他的兄弟若瑟的屋內建設的。它有著通向外邊的入口。慶祝瞻禮後，他們就一起到郊外踏青。由那時開始，每年的旅行延續下去，而且節目不斷增加，由鮑思高神父親自率領，帶著樂隊和戲劇演員，直至1864年。這個加長版的旅行是獎勵操行良好或表演優異的，青年們在年中競相爭取加入旅行隊伍的榮譽。<sup>45</sup>

#### 音樂

音樂在祈禱院是相當明顯的。鮑思高神父有音樂的天賦，雖然他沒有接受過正規的音樂教育，但他能讀樂譜、唱高音、彈奏樂器，甚至可以寫作簡單的歌曲。唱歌和合唱早就被列入教育的課程裡。在比哀蒙的教堂裡，除了信友或善會唱出簡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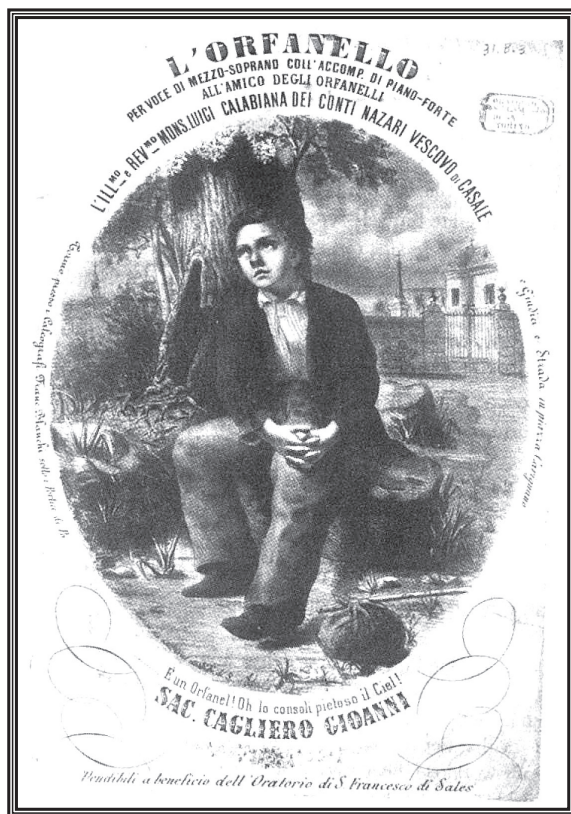
---

45. For an extended description and literature on the “autumn outings” see Father Michael Mendt’s essay in *MO-En*, 332-338.



鮑思高神父  
教育者與精神導師

的敬禮歌以外，唯一的歌聲是歌詠台上的男聲獨唱。音樂的教導通常是個別的，然後個別教導的歌唱者在一個指揮的領導下湊成一個合唱團。早在 1845 年，鮑思高神父開始向大群的青年教授音樂，這使音樂老師及教育者頗為驚訝。<sup>46</sup> 祈禱院所有的孩子都要學一點音樂，包括額我略歌的清唱。祈禱院眾青年在聖堂禮儀中唱歌是一件常見的事。一個大的歌唱班形成了（歌



詩歌《孤兒》之封面內頁，這是若望賈烈勞作的詠嘆調（1863 年）。

46. MO-En, 315.



詠團)，而它也成為祈禱院的一個制度。在祝聖聖母進教之佑大殿（1868 年）和羅馬聖心大殿時（1887 年），祈禱院歌詠團的演唱大獲好評。1846 年在斐理伯草場初創的時候，歌詠團只有一個鼓、一支喇叭和一個結他。<sup>47</sup> 到 1855 年，鮑思高神父有了一個正式的樂隊，由良好的音樂師若望·賈列勞領導。<sup>48</sup> 樂隊演奏成為許多文娛、宗教活動的標準項目。最重要的是，作為教育者的鮑思高神父那麼看重音樂，是因為它對青年的心智有一股文明和人文的影響力。有一次他與一位馬賽的教育者討論時，鮑思高神父強調音樂的價值：「祈禱院沒有音樂，就像身體沒有了靈魂。」<sup>49</sup>

### 戲劇表演（「小劇場」）

鮑思高神父亦大量運用戲台表演作為教育的目的和娛樂。他稱之為「小劇場」，這不但是出於謙遜，也是把這種教育娛樂與公眾劇場分別開來。鮑思高神父很早時候使用對話表演。他親自寫過一些小劇本和幽默喜劇。《幸福之家》和《論公制》的幽默劇便是好的例子。<sup>50</sup> 鮑思高神父設想的小劇場的目的，清楚表達於他所寫的規則上。<sup>51</sup> 演出舉行的地點是聖方濟沙雷氏聖堂地庫裡寬敞的殮房，直至 1866 年才改用自修大堂。<sup>52</sup> 鮑思高神父捨不得一所獨立的劇場或禮堂。（祈禱院第一座劇場——禮堂由盧華神父建於 1895 年）。

---

47. *MO-En*,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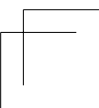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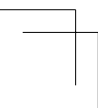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48. *EBM* V, 222.

49. *EBM* V, 222.

50. *La Casa della fortuna, Rappresentazione drammatica, pel Sacerdote Bosco Giovanni (....) (Turin: tip. Dell'Oratorio di S.F. di S., 1865), see EBM VIII, ; For the skits written on the metric system by Don Bosco in 1849 see IBM III, 623-652 (omitted in EBM).*

51. *EBM* VI, 646-648.

52. *EBM* VI, 53.



# 結 論



鮑思高神父  
教育者與精神導師

加維里亞神父是親眼見證祈禱院生活的人，他提及鮑思高神父對待青年之道：

我說的那種善良是帶有家庭的親切、謙和、衷心、可愛，而同時是屬於父親、母親、兄弟的。我不是說那種從上對下的善良，而是那種引人接近，設法與人共處，為人設想，和給人空間的。〔……〕他雖然工作繁重，但無論是什麼時刻，什麼工作，他仍然常常保持自己的一部分，他的思考、他的心、為那最後的一位來者。一言以蔽之，他付出的是愛，我們都感到他愛的力量。對青年的愛，親切的愛，真的是他教育法三大基石之一。<sup>53</sup>

---

53. Alberto Caviglia, "Don Bosco." *Profilo storico* (Torino: SEI, 1934), 91.

書名：鮑思高神父——教育者與精神導師

原著：亞瑟·林迪神父

翻譯：張冠榮修士

修飾：賴光朋先生

打印：李慶文先生、高海靜小姐

出版及發行：良友之聲出版社

地址：九龍天光道十六號

電話：(852) 2568 1617

傳真：(852) 2568 4161

電郵：enquiry@vap.org.hk

網址：www.vaphk.org

承印：榮日印刷製作有限公司

地址：九龍觀塘觀塘道 448 號觀塘工業中心 3 期 3 樓 M 座

版次：2013 年 7 月初版

**非賣品 · 版權所有 不可翻印**

